

肖复兴文集

我的 读书札记

肖复兴 著

卷四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肖 复 兴 文 集

我的 读书札记

肖复兴 著

卷四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读书札记/肖复兴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9

肖复兴文集

ISBN 978-7-307-16456-7

I. 我… II. 肖… III. 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8916 号

封面图片为上海富昱特授权使用(© IMAGE MORE Co., Ltd.)

责任编辑: 张福臣

责任校对: 李孟潇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7.625 字数: 206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6456-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肖复兴

文集编好之后，想起放翁的一句诗：四海交情残梦里，一生心事断编中。似乎有些吻合此境此情。

想我交情远不足四海之阔，心事也远没有那样跌宕起伏，但交情和心事毕竟还有，而且，多写进了文字当中。文集给了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的一个机会，即便走路的姿势不那么漂亮，脚印却或深或浅地印在路上，所谓雪泥鸿爪的意思吧。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 1963 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读高一。是北京市的一次少年作文比赛，叶圣陶老先生从中挑选出二十篇作文，逐字逐句修改，并在每篇作文后面写下评语，编成了一本书《我和姐姐争冠军》，我的文章《一幅画像》忝列其中。

我的文字第二次变成铅字，是在九年后的 1972 年。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的猪号里喂猪。1971 年的整个冬天，大雪封门时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干，趴在煖猪食的大锅旁，断断续续写了十篇散文。我想请别人看看我写得怎么样，想起了叶圣陶老先生。那时候，他已经被打倒，没敢





将稿子寄他，便寄给他的长子叶至善先生。没有想到，很快收到叶至善先生的回信，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将我的十篇散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改。1972年的春天，我从中挑了一篇《照相》，很快就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

我实在是幸运的。在迈向文学这条虽不辉煌却迷人的路上，一开始便遇到了属于真正大作家的叶圣陶老先生和叶至善先生两代人。说四海交情，如果不是攀附的话，两位叶老先生，应该是最值得怀念的了。

如果从1963年算起，我的写作年头有52年；如果从1972年算起，我的写作时间有43年。不敢冒充说是一生心事，起码大半生的心事，像树的年轮一样，留存在我斑驳的文字中。

我喜欢放翁说的“心事”这个词。文字生涯，其实注重的就是心事，无论是自己的心事，还是别人的心事，都是心事。自己的心事，需要有勇气和细心去触摸；别人的心事，需要用敏感和善感去沟通。我想，古人所说的剑胆琴心，应该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吧。

因此，我不像有的作家把文学当成经天纬地之大事，总觉得那样会将文学慷慨而膨胀。文学没有那样的“高大上”。文学还是属于心事的范畴，而不属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范畴，尽管它可以有它们的因子在内。好的文学，从来都是从心灵走向心灵，曲径通幽，一路落满心事的残花落叶。布罗茨基讲：“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我以为，这个过去和现在，指的更多的是作家个体化的生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心事。在文学的创作中，这些最为细小甚至被别人忽略不计的心事，才具有了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残花落叶，才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气息。在大千世界的变化中和漫长历史的动荡中，唯



有心事最易于让人们彼此相通，从而相互感动或慰藉，从而重新面对自己和他人，乃至更为广阔的人生与世界。

所以，当我的文集编者敲定下出版意图之后，询问我对编选文集的想法时，我说，不要编得卷数太多，十卷已经足够。这样的想法，便是基于我对文学基本的认知。文学，即便不可或缺，但也没有那样的重要。况且，我自己所写的文字不少是垃圾，或幼稚浅薄，犯不上堆砌一起，滥竽充数。能够有十卷可编，有人可看，已是幸事。这些文字，不敢冒充什么花儿朵儿，不过是一些一闪而过的露珠和草萤，但露珠非珠，却也有一丝来自内心的湿润；草萤非火，却也有一星属于自己的光亮而已。

我要非常感谢文集的编者张福臣先生。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定要编一套你的文集。那时候，我没有当回事，以为他只是出于友情说说而已，因为现在的文学并不那么景气，出一套文集，肯定是亏本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年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出版文集的事情都料理妥定，说就等你编好文集交我来出了。我猜得到，运作这一切事情，他所付出的心血劳力，以及友情。

我还要感谢墨人图书公司的老总陈志刚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得到他的青睐和鼎力相助，让我十分地感动。这或许正是文学能够给予我一点温暖和温馨的地方。

同时，我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这套文集的责编张璇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这套文集是出不成的。

这十卷文集，不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集，只选取散文随笔部分。为了编选省事，我选择了十本散文集，除《父亲母亲》卷和《老院记事》卷，其余都曾经出版过单行本，只是进行了一些删削和补充。也





就是说，这十卷文集，其实只是选集。它们不是结束，只是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如君特·格拉斯当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之后所说的那样：“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生活在一本书又一本书之间。”我曾经说过：铅华落尽，年老之后，能够有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可读，再能有自己写的一本书可编，实在是堪以自慰的乐事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人，读到这套文集？我的心中充满好奇。如今的出版物实在是太多了，一套十卷本的文集，单摆浮搁在那里，厚厚的一摞，显得很有些成就感，也能够满足一下虚荣心。但在浩瀚的书海里，很容易瞬间就被淹没。心中暗想，不管是什么人，能够在偶然之间遇到并随手翻阅这套文集，都是一种邂逅。我相信，都会触动我们彼此的一点心事。

2015年7月盛夏于北京



目 录

第一辑：青春阅读	/ 001
读书是一种修合	/ 003
书和情人	/ 006
读书的兴奋点	/ 009
对读法	/ 015
第一本书的作用力	/ 019
童年是梦幻的写意	/ 024
他将长生草留给水	/ 028
少读宋词	/ 032
少读唐诗	/ 036
偷读禁书的滋味	/ 041
偷来的李长吉	/ 044
借书情意	/ 047
借书奇遇	/ 051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 057
《罗亭》笔记	/ 061
阅读屠格涅夫	/ 067
难忘泰戈尔	/ 071
罗曼·罗兰帮我去腥	/ 074
1971 年的《九三年》	/ 078





第二辑：隔海听涛	/ 085
百年新娘	/ 087
门罗的叙事策略	/ 093
大自然的情感	/ 096
大地上的日历	
——读普列什文《林中水滴》	/ 100
于·列那尔和他的《胡萝卜须》	/ 104
读契佛	/ 108
读卡佛	/ 112
和历史调完情以后	
——读《朗读者》	/ 115
格拉斯剥洋葱辣了谁的眼睛	/ 118
记忆中的影像浮掠而过	
——读《位置》	/ 121
花园像吊床一样接住星星	
——读巴乌斯托夫斯基《一生的故事》	/ 125
看和听：世界的两种模式	
——读《疯狂》	/ 129
植物中的莎士比亚	
——《植物的欲望》读后	/ 133
德彪西之梦	/ 138
法拉契的孩子	/ 141



房龙和拖鞋上的泥土 / 144

第三辑：书边拾穗 / 149

直面当今文坛

——写在孙犁先生诞辰 90 周年 / 151

铁木为什么只有前传

——孙犁先生逝世十年纪念 / 155

孙犁先生百年祭

——重读《曲终集》 / 161

大味必淡

——读芸斋短简 / 166

萧疏听晚蝉 / 169

布衣烹鲤问沉绵

——孙晓玲《布衣：我的父亲孙犁》读后 / 173

一个画家的信史和心史

——读庞薰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 176

犹如树木进入夜色

——《在细雨中呼喊》读后 / 184

冬夜重读史铁生 / 189

八十年代的一曲六手联弹

——读《男人女人残疾人》 / 194

儿童文学中的童年

——赵丽宏《童年河》读后 / 197



几番风雨书中落	
——吴光华《岁月·人生·挽歌》读后	/ 200
书中自有忘忧草	
——读学者吴小如	/ 204
听吴小如讲杜甫	/ 208
你让我又想起妈妈	
——读张洁《世界上最疼我那个人去了》	/ 212
短篇小说之梦	/ 215
将小说建成奇异的风景	
——读《知在》	/ 219
美食与美文	
——阿成《舌尖上的东北》序	/ 222
《草房子》是一首诗	/ 226
放逐与回归	/ 229
抒写心灵	/ 233
瞬间的艺术	/ 236
我们抛弃不了哲学	
——读《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	/ 239
是风格更是品格	/ 242
重读《北平风俗类征》	/ 245
戴愚庵和《沽水旧闻》	/ 248
夏日读放翁	/ 252
最爱放翁满袖诗	/ 256

放翁的绝笔	/ 259
以诗代药	/ 263
豆粥从来味最长	/ 266
名花零落雨中看	/ 268





第一辑

青春 阅读

读书是一种修合



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在他的《读书至乐》一书中这样说过：“读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书籍这种媒介与电影电视媒介相比，具有不完美的缺陷。电影与电视所传递的图像几乎是完美的，看起来和它要表现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印刷文字则不然，它们只是纸上的黑色标记，必须经过熟练读者的破译才能具有相应的意义。”

我赞同他的说法。电影和电视时代乃至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农业时代传统的纸面阅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约翰·凯里教授强调的“必须经过熟练读者的破译才能具有相应的意义”，对于今天我们读书而言，格外具有现实的意义。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今的读书已经成为一种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读出书本中相应的意义，当然还有读书的乐趣。这种乐趣和意义，更注重心灵与精神的层面。

只是，我们现在常常容易忽略心灵与精神，而是更加重视挣钱、获取财富或升迁的能力。阅读的能力，越来越被我们忽略，或者仅仅沦为一种应付考试的实用的能力。和前人相比，我们读书的能力，已经大幅度地退步，起码和我们对财富能力的渴望与热度相比，不成比例。





但传统的纸面阅读，毕竟有着自己所不可取代的独特魅力。它古典式的宁静，和在白纸黑字之间弥散着的想象力和慰藉感，是任何其他阅读方式不可比拟的，从而成为现代生活选择的一种美好的方式。它起码让我们的情感和心绪以及心灵，有了一个与之呼应而充满着悠扬回声的空间。好书总会给予我们一个与现实相对比和对应的空间。好书总能够让我们仰起头，不再只注意自己鼻尖底下那一点点，而重新看一看头顶浩瀚的天空，太阳还在明朗朗地照耀着，只不过太阳和风雨雷电同在。不要只看见了风雨雷电就以为太阳不存在了。

我国是一个拥有热爱读书的传统的国家，读书应该成为我们民族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成为这个社会的良心，成为我们所有人感情、思想和精神的一种滋养。

读书确实是需要能力的，这样的能力，谁都需要学习，需要锻炼和培养。而这样的学习、锻炼和培养，首先需要跳出实用主义的泥沼，需要从孩子开始，从青春开始才行。因为读书和种庄稼一样，也是有季节性的，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孩子和青春时读书，是最好的季节，最容易感受和吸收，最有利于自身心灵与精神的丰富和成长。我常会想起我小时候到青春时节的读书经历和那些读过的书，便会想，如果漫长的岁月里我没有读过这些书，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也许，日子照样地过，依然活到了今天，但总觉得会缺少了点儿什么。什么呢？我又说不清了，因为与看得见摸得着的过于实际的相比，它看不见摸不着，又不会那么实际实惠实用。细想一下，大概缺少的应该是少了阅读带给我的那种美感、善感和敏感，以及无穷的快感和乐趣吧？会让我的心粗糙而变成了一块千疮百孔的搓脚石了吧？是让我的精神贫瘠而变成荒原一样荒芜了吧？



有这样两句古语我很喜欢，也常以此告诫自己。

一句是放翁的诗：“晨炊躬稼米，夜读世藏书。”它能让我想起我们的先人的读书情景，那时读书只是一种朴素的生存方式，自己一边煮自己躬身稼穡的米粥吃一边读书，而不是现在伴一杯咖啡的时髦或点缀。

另一句是北京明永乐年间开业的老药铺万全堂中的一副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说的虽是医德，其实也可作读书的座右铭，读书也是一种修合，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别人读的，更不是为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的德性，心知书知，天知地知。

